

八面山脚,曾有一架蓬勃的丝瓜

李寂如

可能太阴的缘故,石井苑小区靠八面山脚这边,不论是之前房地产商布置的花草,还是后来小区住户自己盆盆罐罐的摆放,看上去都如败战之军,蔫蔫不振。不时萎去一盆,也无人在意。

遭遇一次小型塌方后,山脚的植物盆全军覆没。挖机的长臂一阵挥舞,挡墙往山那边推进两米,过道豁地阔了许多。这使母亲在内的住户大为惊喜,锄头镐头上阵,三四十米长的过道,挡墙下边多出了一畦畦两三米见长,一米见宽的菜地。菜畦长度各依自家柴棚宽度,不多占,也不肯少点,算是石井苑小区风度。

青菜辣椒在菜畦中轮番上场。菜畦边的母亲脸上露出少见的快活,喉咙分外亮堂起来。菜友们也不是菜鸟,祖宗三代里都有农民或农村亲戚,各有各的种菜经。

妻在三楼听到老太婆音量宏大,惊奇道:“老太太吃补药了,喉咙这么响?”

母亲长年害老慢支,按妻的调侃,是气管里住着一位娇弱公主的人物,吹阵冷风或爬个三楼,胸腔里都要轰鸣一阵,如临大敌。此刻谈起种菜,老太婆一手提尖嘴小锄,一手指畦中菜行,大有披坚执甲的余太君之姿,围在她身边的一众菜友对她的种菜经验无不频频点头称是。

我有时立在厨房窗口,听窗下传来豪壮的声音,介绍她乡下老家屁股大一块菜地,产出了多少多少够肥壮够值得夸耀的菜品。有时真想跑下去替她佐证一番。告诉人们,这位老太婆没有打诳语。她当年的菜园确实非同寻常。再看到她如今勉力而为,却仿佛被点了穴位般动弹不得的一丛丛上海青,不由替她有些着急。

一日,捧着小鸡鸡撒尿的小孙子从她眼前一晃而过,身后一道渐行渐长的长江黄河。她眼里顿时放出光芒,拿了一次性纸杯追上去,请小家伙撒在里面。小家伙开始时坚决不肯。他本来像个游侠四处扫射其乐何极,好说歹说才终于同意。使母亲讶异的是,撒了童子尿的菜畦依然长不出茁壮的菜品,这使她很有些闷闷不乐。菜友们对着菜畦品头论足时,她的音量低了许多。但时不时地,她仿佛找到了答案:“乡下泥土有力些!”

大家似乎都不忍心打击一位八十多岁老人家的积极性,频

频点头:这些菜要是种在乡下菜地,一定不会长这熊样。她们的神情里,菜已然长到半人高,叶片像芭蕉叶那么肥硕!一丛青菜可以炒八大碗!

母亲背了双手在小区散步,偶然抬头,见花畦中两棵桂花树上,几根长的丝瓜藤蔓,袅娜在风中,半空里几番牵牵扯扯,蜿蜒出相当阔大的一幕风景,而且悬空垂着一根根碧玉!这碧玉色泽鲜润,丝络分明,尾巴上还缀着一朵朵小黄花,引了蜂引了蝶,嗡嗡地忙。这使母亲得了很大的怀想和启发,站了半天,对丝瓜主人说:“你这丝瓜种得好哩!”母亲暗里做一个决定来。但她是嫌原先菜畦土壤劲道不足,自己弄了一个大泡沫箱,装了半箱土,又去隔壁村人家肥力十足的菜地里讨来一脸盆黑土夯下去。春天,她在挡墙下的菜畦边,把几粒丝瓜种宝贝似地种进了泡沫箱,浇上水。

来来往往的人都不太瞧得上这个泡沫箱。它既不是百晓生的武器箱,能拿出令人生畏的杀器。又不接地气,就算种棵人参果树下去,估计结出的也是西红柿。

这些年大家似乎都很忙,遵规守纪,早出晚归。我平时只是多买点米面备着,塞点菜金,老人家自烧自吃,和小区的邻居们一起打发着时光。这一天,炎热的天气已然有初夏的味道。我中午下班回家,绕到山脚,远远地便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立在一架长梯子上,正躬身在高处做着个惊人的动作。我瞬间吓住,屏住呼吸,不敢大声喊她。怕惊动了,反而出危险。

只见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,俯身在一蓬茂密的丝瓜藤叶间,正为摘一条初熟的丝瓜而努力。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,这梯子架得偏左,离丝瓜太远。何以如此,当时不解,现在想来,应该是怕压了丝瓜的藤叶。终于,她极为小心地从一蓬绿叶中捧出一条丝瓜来。手上还持着一把剪刀,原来她在剪丝瓜。

等她重新在梯子上站直时已然满头大汗,完成了一场大仗似的。见了,我,挥挥手中的丝瓜。

我吓坏了,毫不理会她的欣喜。相反,对于她不顾年纪不讲安全的行为,提出了严肃的批评。

她听完,用土话回了句:“油膏腰劲个!(有啥要紧的)”噌噌噌地下木梯上三楼去了。

开饭时,一盘泛着清香的丝瓜端上了饭桌。

“明天还可以摘一条。”

我既高兴又发懵。仿佛她又爬上了梯子,摇来晃去地在摘丝瓜。然后一个不小心,扑通一声——

“跌下来,药费可以买几百条丝瓜!”

“这孩子!菜场的丝瓜哪有这么好。我琢磨着自己种的好吃,种点给景腾吃。”

母亲说的没错。中午的丝瓜,味道诚然是小时候常吃到的丝瓜味道,菜场里根本买不来。

我仔细观察了那蓬丝瓜。原来就是扎根在泡沫箱里的两株。当时细细小小,真没把它们放在眼里。母亲刚开始时也只是在泡沫箱边上放了一根长着枝丫的长木条,让丝瓜藤攀爬。细得电线一样的藤,除了母亲,大家都不太看好它。以它那纤弱的样子,我曾预想过它结出的丝瓜或许只有拇指粗细。但是它们竞争着往上去,藤蔓儿越扯越长,根部越来越粗壮。母亲只是时不时往泡沫箱里倒点什么,煤炉灰,残牛奶汁,鱼下水……

四五米高的挡墙,究竟是母亲请了邻居中身手敏捷的好汉楔进两个楔子,还是她自己所为,现在已不可考。从她摘丝瓜的敏捷劲来看,大概率是她自己所为。两个楔子中间拉开五六米的距离,拉上绳子。绳子也是用包装带结起来的,上下两条,供丝瓜藤自己选择攀哪条。

在丝瓜藤成功突破挡墙一半高度以后,阳光不再奢侈。它们得以迅速地茁壮起来。并开出了花,垂下了瓜。

最后的约定是丝瓜由我来摘。母亲显然不太满意我的出手。嫌我爬梯子时一步不稳,另一步已然上跨;嫌我摘丝瓜时身体过于后仰且东倒西歪;嫌我架梯子时把梯子压到了某段丝瓜藤上……啰嗦得很。还嫌我摘丝瓜时手重,没有用剪刀剪,硬生生地扯伤了丝瓜藤。我撇撇嘴,对于她的过于小心翼翼表示不完全认同。后来好几天,路过丝瓜藤下,仰头时不见有可摘的丝瓜,吃饭时母亲又端了丝瓜出来,我心下明白了一些什么。

后来城市创建管控严起来,小区不再有菜地的影子。再后来时光的巨手把母亲也从轮回的藤蔓上摘走了。只有挡墙上的从石壁缝中钻出的杂草看去依旧蓬勃。我走过时,偶尔会想到一蓬丝瓜,丝瓜花儿开得热烈,一个老太婆在下面仰头高兴地望着,或爬在梯子上,努力地她去摘一条丝瓜!

清柔的芹江水



芹江 余志明 摄

海哥

小时候,常听大人们说起一首民谣:“小小开化县,三升豆腐店,城外打屁股,城里听得见”。说明县城很小,汽车南站到城北县人民医院,只有一条水泥浇的解放街。但那时,因为没有出过远门,觉得已是很大了。

我家当时就在县城人民医院宿舍内,在县城的最北面,出了门就是老城墙。当时,老城墙有一个圆门洞,是通向芹江边的。洞门外是星群村大片的农田和菜园地。穿过农田和菜园地,有一大片麻栎树和水柳,然后就到了江边。

每年暑假,就是我们最开心、最快乐、最自由的时光。一到下午,就拿着一块脸盆,去学游泳。那时游泳圈,对我们来说,是一种豪华的奢侈品。一个下午下来,全身被晒得红红的,有点疼。我们游好泳,还要在河里摸一会儿螺蛳。

芹江的上游,就是龙潭大坝。龙潭大坝主要用于灌溉、饮水和防洪。而大坝的一侧有一条渠,从北通到南,穿城而过,一直流到现在的南湖,这是开化特有的一道风景——西渠。而现在的南湖,其实是早年城明池水电站改造而来。

在这里,我又想起了浮桥弄,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。浮桥弄的位置,大概在现在的芹江大桥和老县委大院之间。弄堂很窄很短,旁边是南门小学。一条用石块砌成的、大概只有五米左右的宽斜坡路,直通到河边,河边有一个小埠头,河对岸也有一个。埠头的对面,就是城东乡了。河面大概宽三十四米,因没有钱造桥,只能采用土办法,用十几条木船并排一起,用铁链拴起来,桥上再用木板铺上,这样就可以通汽车、手拉车、自行车和行人了。但如果遇上涨大水,就要提前把船撤掉,路就断了,也就无法通行。

一到夏天,浮桥弄埠头就成了大家乘凉的好去处。我们坐在船头上,风很大,根本就不需要扇子,全身就很凉快。因为当时业余文化生活很单调,一到晚上没有地方去,所以这里就成了大家自然聚集的场所。到了晚上九点多钟,人们陆陆续续往家里走,然后上床睡觉。那时家里没有电风扇,更不要说空调了,但乘凉后回家就不觉热了。

站在芹江桥上看,芹江水静静地、缓缓地从前山和凤凰山脚下流过。平静的水面像一块蓝色透明的大镜子,把蓝天白云倒映在上面。真可谓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很多开化人是喝着芹江水长大,然后从山里走向山外,并闯出了一番天地。

只要有时间,我一定会去芹江散步。芹江的早晨特别静,水面上浮着一丝淡淡的雾气,随着水流慢慢散去。远远望去,就像一条弯曲柔软的长蛇,匍匐在水上。偶尔有菜农从村里挑着刚刚收割的菜,走在芹江边,到农贸市场上去卖。站在河岸边,深吸一口气,感觉空气甜甜的。微风轻轻一吹,水面泛起层层涟漪,人和河开始苏醒了。太阳渐渐升起,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,波光粼粼,显得格外耀眼。远处有几只水鸟,一会儿浮在水面,一会儿钻到水底,不停地在捉鱼虾。黄昏来临时,游步道上,出来散步的人越来越多,个个悠闲自如,这是一天中最轻松、最享受的时间。

清柔的芹江水,流了几千年,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开化人。

流年时光

故乡

严久官

撒落在心头角落的阳光
也落在故乡
晃荡的记忆浮游在光里
松林相伴的四季的风守望祖辈
深埋我幼时的欢乐

回至故乡
既觅得又迷失
一个短暂又永恒的我
挂在故乡的天空

无法正视
村口的老樟树
每一条山路引领着走向过去

嗅到早春
农人用锄具与土地亲近
远望的山坡
将尘封在念想间

又一个故乡的轮回
从春日到寒冬